

春日,青藤小记

方华敏

我换上米色风衣,正准备外出踏青。转身取围巾时,忽见一茎新绿横在窗棂——去年的那株青藤竟已攀过四楼窗台,蜷曲的须蔓正轻叩我的玻璃。

它带着晨露的叶尖微微颔首,恍若故人重逢时的浅笑。我凑近细看,发现嫩叶背面还藏着去年冬天的旧藤,枯褐的脉络里竟迸出翡翠般的新芽。推开窗纱,南墙整面爬山虎正翻着绿浪,新生的红褐色触须在清风里舒展,像无数欲言又止的小手。

这景致让我想起童年老宅,每逢惊蛰前后,祖母总要擦拭那把老旧发亮的藤椅。她说植物记得每扇窗的位置,只要给点耐心,春天自会来敲窗。当时只当是老人的呓语,如今望着掌心这枚细小的嫩叶,突然觉出暖意——原来我们都在时光里缓慢生长,等待某个转身的瞬间,与春天四目相对。

我终究没有出门。将风衣挂回绿檀衣架时,衣摆扫到书桌上的镇纸,惊醒了压在台板下的老照片——那是前年拍的南墙,枯藤如老人手背的血管,在雪色里蜿蜒。如今这些脉络里奔涌着新绿,教人想起中医堂里“苦荣相济”的匾额。

泡了一杯明前茶端坐窗前,

发现藤蔓已悄悄改写了光的形状。阳光穿过叶的缝隙,在稿纸上投下不断变幻的水墨画:先是游动的鱼,后是展翅的鹤,待茶喝到第三泡时,竟成了我童年临摹过的《芥子园画谱》里的山石皴。

忽然记起昨日楼下有修剪绿植的声响。探头望去,园丁师傅正把剪下的藤蔓盘成圆圈。他仰头笑着,皱纹里夹着去年的爬山虎种子。我想植物确实比人聪慧,懂得把告别变成生长的仪式。

暮色渐浓时,风送来紫藤花的甜香。窗纱上停着只刚羽化的蝶,翅膀上还带着折叠的印记,像一封未拆封的春信。我轻轻把照片放回原处,突然明白祖母当年擦拭的从来不只是藤椅——她是在给时光抛光,让记忆保持适合生长的温度。

茶盏边缘的釉色映着最后的天光,聚成稿纸上完整的圆。楼下的园丁早已收工,但空气中仍悬浮着草木汁液的清苦,像某种未完成的承诺。

远处传来孩童追逐的笑声,他们的脚步惊起几片柳絮。在那个恍惚瞬间,我仿佛看见祖母立于老宅的天井边,正用竹竿引导新生的藤蔓爬上窗棂。她鬓角的银丝与青藤一起摇晃,构成春日最美丽的风景。

李从娥

乡村四月槐花香

李从娥

又到了槐花飘香的季节。霏霏春雨将树叶上的灰尘冲洗得干干净净,山坡上,叠青泻翠,蜿蜒起伏,银白色的槐花在春风吹拂下轻轻摇曳,散发出甜蜜撩人的香气。村里鸡鸣犬吠声,树林里清脆婉转的鸟鸣,令人神往,引人遐思。

我凝望着那串串洁白如雪的槐花,它们簇拥枝头,宛如冬日里未融的初雪,纯净而圣洁。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槐花包子的香味,我忍不住轻轻咽了咽口水。蜜蜂在花丛中勤劳地穿梭,“嗡嗡”地唱着欢快的采蜜曲。我曾品尝过它们精心酿造的槐花蜜,那甜蜜的滋味让我心醉,心也跟着香甜起来了。

这时,原本寂静的山村因采槐花的人们的到来而变得异常热闹。槐花树下,一张张笑脸如春花般灿烂,胳膊上挎着竹篮,凝目望着洁白娇嫩的花瓣,手执花梗,自上而下轻轻一捋,那凉丝丝、温润如玉的花瓣就落在篮子里了。人们都沉浸在采槐花的乐趣中,忙着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带回家,变成一道道美味的佳肴。

母亲把槐花用清水洗净,放进翻滚的开水锅里打个滚,捞出来过凉,沥干水。

做槐花包子首先就是和面发面,母亲和面那是公认的好,好的标准是“三光”:盆光、手光、面光。我最爱听母亲剁馅时,那厨刀如鼓槌,砧板似鼓面。初时,肉块大,刀声沉缓



山居 李凤高作

二十四桥断想

赵日超

二十四是中国语文中很美的数字。二十四史,是从大汉到大明最基本的史书;二十四孝,是曾参、董永等二十四史上有名的大孝子;二十四番花信,是天地间四季常新的花期。二十四桥,则是扬州一座天下闻名的桥。

扬州地处南北中心地带,扬州女人兼备南方女人的柔顺与北方女人的豪爽。生活在二十四桥周边的人是个大族群,这里的人皮肤白皙滋润,身材健美匀称。有人说二十四桥只有一座桥,是隋炀帝在一个月夜里,同二十四个宫女在那里吹箫,所以叫二十四桥。也有人说,相传在唐代一个月光如水,清风徐徐的夜晚,有人见到二十四个风姿绰约的仙女,身披羽纱,酥手托箫,鼓着粉腮,轻启红唇,飘上一座小石桥,那舒缓柔美的旋律,便从那二十四支箫管中缓缓流淌出来。

扬州女人素淡雅致,水灵秀气,袅袅婷婷如轻风摆柳,姿态柔美如沟通南北的长虹卧桥,是世人心中的风景。桥静卧在烟波深处,日复一日渡你到彼岸。行走在二十四桥上的扬州美女血液里流着一种温柔,情怀里有二分轻愁,笑靥里含三春秀色,回眸里蕴四季风流。

二十四桥是用汉白玉砌成的单孔拱形石桥。全

长24米,两端各12级台阶,两边各24根汉白玉雕柱,高、宽各2.4米,台阶24层,与“二十四”对应。桥上雕刻明月图案,典雅秀丽。二十四桥缩短了四面八方的距离。历代文人骚客以至帝王将相,很多人都曾在二十四桥上寻觅过扬州美女的风韵。杜牧诗云:“娉娉袅袅十三余,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,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“青山隐隐水迢迢,秋尽江南草未凋。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。清初诗人阎尔梅在《惜扬州》中写道:“扬州女儿肌如雪,珠翠罗纨恣蝶舞。”诗人王揆在《广陵赠歌者》中写过“履倾青丝白雪身,樱桃婉转度歌新”。所谓“肌如雪”、“白雪身”,都是形容扬州女子的美丽。“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,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”是瘦西湖美女的形象。

二十四桥如年轻少妇,是帝王黯然销魂之地。这里有句顺口溜:“隋炀帝下扬州,三千美女拉龙舟。一心想把琼花看,万里江山一旦丢。”当年隋炀帝携后宫数千佳丽到扬州看琼花,不料一去而不回,随行的数千佳丽散布扬州落户生息,“美女基因”从此融入扬州,代代相传,成为二十四桥不老的风景。二十四桥沟通了南北,影响了南北文化,也锻造了南北方不同的品格,把各地的风土人情、生活形态、语言性格紧紧地连接在一起。



垂柳 赵江河 摄

画堂春·村宴

成建东

花生米嚼酒蜜香。瓜丝炝豆清芳。
一盆牛肉煮鲜汤。几碗纵声狂。
三友聚餐门口,正谈禾麦繁昌。
只因我到喜迎狂。邀我一同尝!

父亲的哲学

张明亚

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,至今已有二十年了。然而,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。尤其是二十年前,我从省城参加完“营以下军队转业干部考试”后,急匆匆赶到ICU监护室探望他时,处于意识模糊状态的他竟一口喊出我乳名的情景,至今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。这些年来,一直想写点文字以表达对他的追思与怀念,可每当提笔,唯有泪滴沾纸,却写不出半个字。

父亲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,上有四个姐姐,算是老来得子。他五岁丧父,随着姑姑们陆续出嫁,便与我的“小脚”奶奶相依为命,依靠几亩水田和奶奶做针线活维持生计。高小毕业后,眼巴巴看着同伴去十里开外的乡里继续上学,他在万般不舍中,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家务农。在我成长乃至参军前,他对我说过的一些话,我始终铭记于心。

“生活生活,为了生存就要学会干活。”年少时的艰辛,让父亲不仅学会了坚强,更掌握了诸多生存的本领。父亲好学、悟性高,不仅是干农活的好把式,经他改良的农具也格外顺手。他从未学过瓦工,但砌的灶台秸秆燃烧充分、排烟顺畅,常被邻居请去帮忙。父母婚后,为化解母亲不擅水乡农活的矛盾,同时照顾即将出生的子女,父亲托远在城市的姑姑买了台二手缝纫机,原打算送母亲学艺,却因“文革”中被当作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而终止。开弓没有回头箭,机器既已买回,父亲便再次请姑姑购来《速成量体裁剪法》《实用服装裁剪》等书籍,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,晚上自学裁剪缝纫。从免费替人做起,一步步实践,终成方圆五华里知名的“征大师”。我幼时,他一年最多带过八个徒弟,授徒累计逾百。这些技能常人需专门拜师学艺,父亲却全靠自学。苦难是人生之师,正是年少艰辛,铸就了他自学成才的能耐。

父亲始终认为做人要正派,不可徇私。过

去生产队记工分时,记工员仗着兄长是队长,常为自家多记工分。父亲委婉指出后,对方竟密谋撕毁我家《毛泽东选集》扉页的主席肖像,借检查“红宝书”之名陷害。所幸邻居借来完好的书籍,使阴谋败露。事后,队长理亏,责令弟弟扣回多记工分,改由会计兼记工。全队社员一致推举父亲担任保管员。秉持“遇事不怕事、怕事不惹事、干事不出事”的理念,他经手的物资账目清晰、出入有据。待我考上军校成为干部,父亲仍常来信叮嘱珍惜机会,勿为物欲所惑,力求上进。

婚后头几年,父母因物资匮乏举步维艰。邻居劝他求助江南的姐姐们,父亲却道:“求人不如求己,别人的帮衬只能度一时。”于是罱泥筑圩、割蒲拉虾,凡荡里营生的活计,他无一不干。父亲思维活络,早在七十年代就购半导体收音机获取信息,虽曾被诬“收听敌台”。八十年代,他与人合伙收蒲黄、炼铝粉、贩螃蟹,成敗参半却深化了对政策的理解。后结合裁缝手艺经营布匹百货,成为全村首个个体工商户,凭货真价实、薄利多销,短短几年跻身“万元户”,获县工商局“信得过个体户”牌匾。

家乡位于“九龙口”溪河南岸,每逢夏季易遭洪涝。1991年5月,我高考预考落榜回乡,恰逢水稻追肥。父亲轻松走在田沟撒肥,我跟随泼水防“烧苗”,却失衡歪倒在秧苗田里。见我“文不文、武不武”的狼狈相,父亲厉声呵斥:“你将来能干什么?”后续割麦时,麦芒刺得胳膊红肿,挑麦把压得肩膀生疼,终让我明白“溪河口的水不好喝”的深意,也懂了父亲的苦心。

父亲无言,他以勤劳的双手,为我撑起起年前无忧的天空;父爱有声,他用朴实的语言,向我诠释生活的本质、处事的原则、拼搏的意义与奋斗的价值。父亲的话简单而深邃,每当我迷茫懈怠时,便如一剂清醒针,刺入我的灵魂。

梨花灿烂开

张军

天气渐暖,东风掠过华北平原,只一夜工夫,二大爷的麦地边那株老梨树就忽然白了头。

人们的脸上也多了几分春意,是松快的,是明亮的,是解冻后的舒展。麦苗返青了,地里的杂草也精神抖擞地挺直了腰杆,黄土地蒸腾着潮湿的暖气。

梨花从低枝开到高枝,从向阳面开到背阴处,簇簇白花招来了野蜂和粉蝶。在黄土地的素笺上,东风的笔锋饱蘸水汽,大块大块的梨白麦绿,将春之画卷徐徐展开。在布谷鸟的催促声里,在细雨与暖阳的交替中,万物都活泛起来了。

长在平原上的我,是在梨花的注视下长大的。每道田埂,每条沟渠,乃至每株果树,都与我熟稔如故。每年四月上旬,记忆深处那树梨花总会不期然地浮现眼前。

不错,就是那梨花,二大爷麦地边上唯一的一株老梨树。自打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时起,它年年如期而开。与邻村的梨园相比,它或许单薄了些,我却总爱在树下驻足。二大爷叼着旱烟袋打趣:“这小子跟梨树有缘!”我摸着树干上破裂的树皮,好奇地追问:“这树是哪年栽的?”二大爷吐了个烟圈,悠悠地说:“娶你二妈那年,我亲手栽下的。”蹲在地里除草的二妈闻言,急忙反驳道:“你可别乱讲!是我怀家老二那年,你特意从隔壁村开果园的老陈那里要来的种子!”

碗口粗的梨树,孤零零地立在一片麦地头。比起果园里那些修剪整齐的梨树,它的枝干算不得挺拔。但当满树梨花怒放时,我总会没来由地心安,仿佛遇见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,默默立在那儿,让人觉得稳妥、踏实。

梨花素净淡雅,单看一朵或许平常,成片开来却格外动人。对于看惯庄稼的农来说,开花结果原是最平常的农事。而我,独对这树梨花情有独钟,固执地认为,唯有梨花绽放,春耕时节的华北平原才算完整。

常常,我仰着脖子看梨花。脚边是啃食嫩草的羊群,是围着树干撒欢的柴犬,是三五只掠过田埂的燕子;远处,则是弯腰点种的花甲老汉。恍惚间,片片花瓣如雪片纷飞,整个春天似乎都凝结在这树梨花上……

梨花的花期很短,不过十来天光景。当白雪褪去,我并不觉得惋惜,因为黄豆大的小梨已经探头探脑。待到初秋,拳头大的鸭梨就会压弯枝头。摘下一个啃一口,汁水能甜到心坎里。这时候,二妈总会拄着锄头站在地头,眯着眼朝树上指:“慢着点,慢着点,高枝上还藏着大个的呢!”她却不知道,在那个刚刚过去的春天,我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,望着花间忙碌的蜜蜂,在心里默念:“轻些,轻些,别惊扰了梨花的清梦。”

多少年之后,二大爷和二妈都已变老,那片昔日的冬小麦田,也已变成了土豆的乐园。唯有这株老梨树还站在地头。每当梨树开花的时节,我依然会像儿时那样,静静地望着满树梨花出神……

